

近现代名家讲义丛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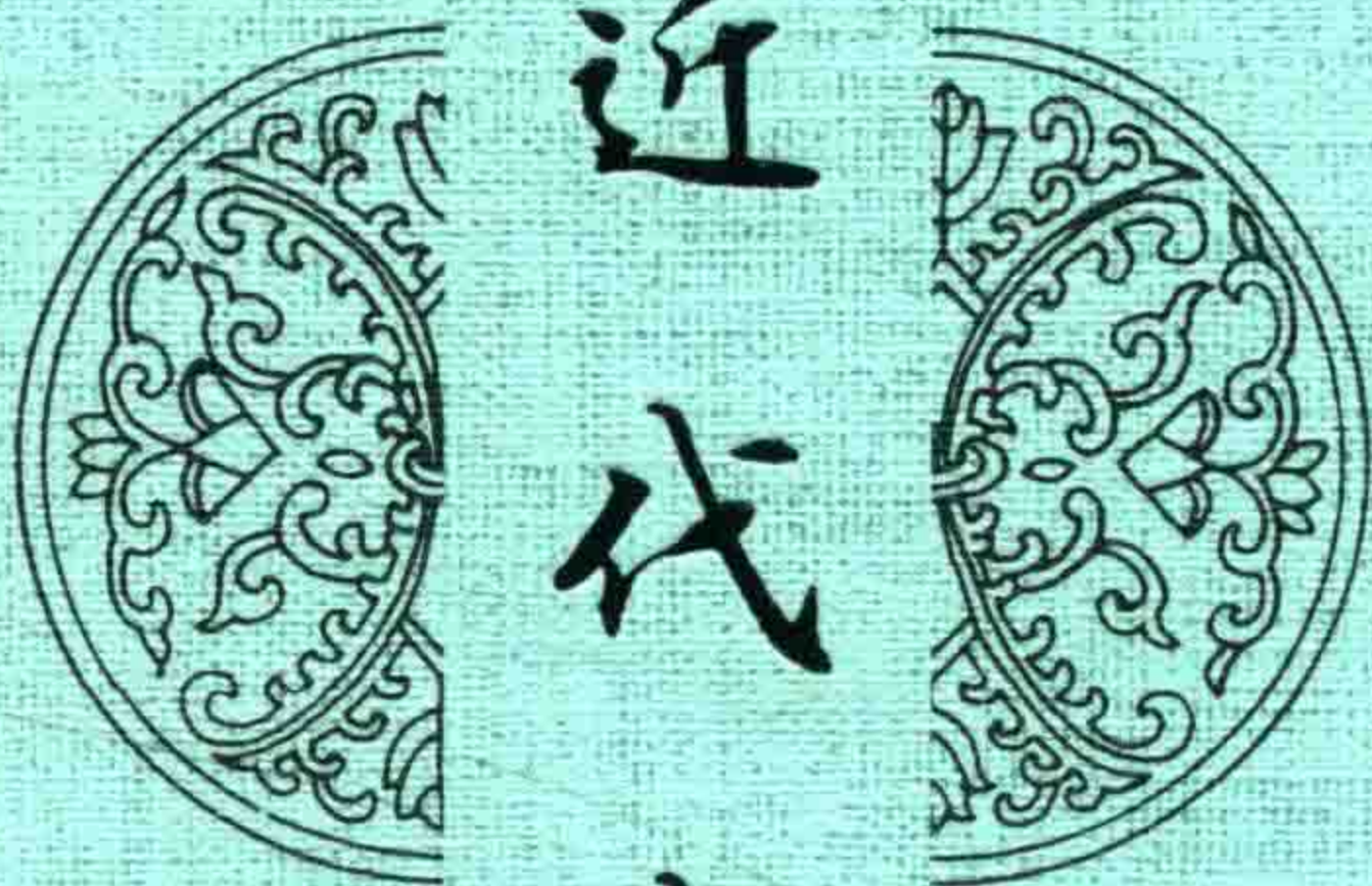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

近代史

下

陈恭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

近现代名家讲义丛刊

中国近代史

下

陈恭禄 著

上海古籍出版社

下 卷

第十篇 变法运动

国内之积弊——变法之阻碍——教士之影响——士大夫之思想——变法者之辩护——变法之动机——康有为之活动——变法之鼓吹——政府之筹饷练兵——新事业之创办——慈禧、光绪之疑忌——康有为变法之计划——光绪诏定国是——新党之进用——新政——反对变法之主因——反对者之议论——新法推行之困难——变法志士之大无畏精神——太后之阻挠新政——袁世凯之变节——康梁之出险——变法志士之受祸——旧制之恢复——废立之隐谋——结论

中国自订《南京条约》以来，迭受强国之压迫，始则给予外商特殊之权利，继则丧失外藩，后则领土不能保全，几至瓜分之祸一如非洲；其祸最盛于一八九七——一八九八（光绪二十三、二十四）年间。于此五十余年之中，士大夫尚未彻底觉悟，多持夷夏之说，严防外人，从不虚心考究西方之政治制度、社会情形、经济状况，而比较其与中国异同之点，审察其利弊，以便施行改革，平日讲求八股小楷，茫然不知当时之务，仍信中国固有之政教，远非外国之所能及，胸中横有成见，自难明了国内政治上、社会上之积弊，其昏庸傲慢，妨碍新事业之进行，乃为中国贫弱，外交失败之一主

因。中国自太平天国,捻、苗、回乱以来,人民于大杀、疾疫、凶年流离之下,死亡者众,人口大减。其在户口繁密之区者,可得迁徙他乡,开垦荒土,安居耕种,衣食尚无困难,政府易于维持治安,有所建设。官制自受外人影响,稍有添设,从未考虑历史上遗留之弊政,现时之需要,能有重要之改革。各省于城邑收复之后,恢复原官,官吏人民之关系,一则维持治安,征收田税,一则安居乐业,交纳税银。人民对于国家别无义务,亦无参政权利;于是乱前政治上之痼疾,依然存在。其时属国次第丧失,朝廷尚不开放属地,设官治理,十八省内秘密会社活动甚力,长江一带哥老会时起作乱,捣毁教堂,山东曹州、单县大刀会起兵,皆其明显之例。其在西北,回乱之范围尤广,回人自左宗棠平定关陇以来,生者回归乡里;汉人于大劫之后,势力单薄,汉回杂处一地,各以褊狭之胸襟,不能谅解信仰习惯之不同,互相忌嫉。回人又自分派,易起争斗,而地方长官不善驭之,回人怀愤,会欲乘机起抗官吏。中日战争方将结束,而甘肃之回酋举兵,其党于河州、西宁、大通等城应之,声势张旺,官军畏之,不敢进剿,诈与之和,潜往袭之,回众应战,大败官军。事闻,光绪以总督杨昌濬不善处置,诏免其职,遣回将董福祥等将兵进剿;回众于举兵之后,青海回人有起而应之者,蔓延日广,幸而官军破之,未致大变,败回逃往青海,一八九六(光绪二十二年)冬,始平,斯役也,屠杀约五十万人,亦云惨矣。属地则吉林教匪孟幅山造言惑众,推朱承修为首,乘防兵空虚,设立元帅名目,约期举兵,声势颇振,官军力剿平之。其在西南,西藏喇嘛久不服从谕旨,朝廷无如之何,西康有土司名瞻对者,在里塘巴塘之旁,其酋恃喇嘛为援,不奉命令,其邻朱窝土司与之相结,扰及其他土司。一八九六年,川督鹿传霖遣兵剿之,取其土地,上奏改土归流,明年,金沙江上流之德尔格忒土司之酋长争位,委员设计囚其父子,亦请设官治理。达赖喇嘛以地归其管理,奏言更派番官接任,川督坚持原议,驻藏大臣言其恐有后患,朝廷诏免鹿传霖职,尽归其地于达赖,其事始已。凡此事变,不过证明国内情状之不安,处于列强竞争之新时代,对内则难维持治安,对外则将丧失权利,奈朝臣之不

觉悟何！

变法久为中国之急切需要，曾国藩、左宗棠诸氏后皆惊奇外国枪炮之威力，轮船行驶之便利，以为我有轮船枪炮，即足以与列强抗衡。李鸿章久办外交，洞悉大势，主张变法。其官于直隶也，扩充机器局，购置军火兵舰，奖设轮船局，铺设电线，谋筑铁路等；其进行之计划常受阻挠，未有明显之成绩，新事业之创办，尚且不易，况变祖宗之法乎？宜朝廷多未采行也。其原因固由于士大夫之知识幼稚，政府之财政穷困，而言官妄发议论，百方谏阻，朝中无人主持，尤其困难症结之所在也。太后每于改革大计，辄交吏议，一无所成；疆吏之欲有为者又多阻于部议，刘铭传于台湾颇多建设，竟乃迭受旨责，终遂托病乞退。李鸿章复书慰之，中云：“疆臣竭心力以为其难，文吏持刀笔而议其后，任事不易，思之慨然！”此中困难情状，固非为刘氏一人言也。郭嵩焘见解高于时人，主张改革，出使德国大臣刘锡鸿谓为“蔑视国家制度，而取笑洋人，是为无君”，宜其不容于清议，建议且为沈葆楨所笑，晚年废退家居。曾纪泽久任驻外公使，英人问其上海拆毁铁路之原因，则赧然无辞可对，回国在总署行走，原欲大有所为，不幸建议无一采行，中年病死。李鸿章述其晚境曰：“年来亦颇不得意，既为同官所排，又不得当路之助，郁郁蹙蹙，赍志以终。”一二英哲明达之士，不能稍展其才，国内之环境，原难产生有为之士，夫复何望！中日战后，李鸿章复新疆巡抚陶模书曰：“今之论者，皆知变法；但有治法，尤须有治人。……详察当路诸公仍是从前拱让委蛇之习，万不亟改，恐一蹶不能复振也。兄抚膺衰疾，蒿目艰虞，独居深思，仰屋窃叹，亦思竭囊底之智，以助局外之谈。然视缕指陈，亦何以易群贤之所云耶！”其言极有见解，及自欧美回国，见闻益广，以为外国之强，由于积富，上下合作，无事不举；中国则政杂言庞，而生财之法不如远甚，主张以育才为先务。其言曰：

自殿廷以至郡县之试，旁及书院之课，皆就其已成之业，而进退高下之，则有举而无教矣，而所学又非所用。论者咸知时文试帖之无

用,又不敢倡言废科举,辄欲调停其间;于是艺科算学之说叠见条陈,或搁置不行,或轻行辄止。盖事无两胜,此优则彼绌,数百年积重之势,非偶然更置一二所能转移。今唯有尽罢各省提学之官,辍春秋两试,裁并天下之书院,悉改为学院,分门分年以课其功,学成即授以官,而暂停他途之入仕者。庶二十年间,风气变而人才出,但亦不过托之空言耳。

改革教育,不过变法之一端,而李鸿章失望至是,可见变法之难。顺天府尹胡燏棻曾奏请变法曰:“微臣早夜焦思,今日即孔孟复生,舍富强外,亦无治国之道;而舍仿行西法一途,更无致富强之术。”盛宣怀亦言自强大计,朝廷均未采行。其先英使欧格纳迭向恭亲王奕訢陈说,而王事事推诿。英教士李提摩太(Timothy Richard)入京,往见翁同龢,陈说教民、养民、安民、新民四端。关于新民曰:“新者,新法也。变法以兴铁路为第一义,练兵次之。中国须参用西员,并设西学科。”翁氏日记记其所言,而附注其驳斥用西员设西学之说。翁氏时倾向于变法,而犹如此,盖囿于环境知识也。恭亲王之推诿,一则年老多病,一则明了太后之性情,一则顾虑言官之议论。言官之害政,伊藤曾向李鸿章建议废之,欧格纳亦向恭亲王明言,王公大臣固不敢有此奏请也。枢臣疆吏莫不畏之,常为变法最大之阻碍。

中国政府之痼疾,既于中日战争之先后,暴露于世,外交更受列强之压迫,唯有变法自强而已。国内虚心学者,始与外国之传教士接触,教会创设之广学会颇有影响于时,其刊行之文字,传入科学知识,记载世界强国信息,建议中国改革事宜,由教士李提摩太主持。李提摩太久在华北传教,救济灾民,其主张则欲输入西方科学知识,得有士大夫之信仰,然后宣传福音,易于改进中国。其工作颇有效于山西,而其他教士反对,一八九二年,不能容于山西,值广学会需才,改就编辑之职。李提摩太精通华语,富于常识,长于评论,其所写之汉文足能发表其思想。美国教士林乐知

(Young John Allen)亦有影响于时。林乐知曾就聘于上海机器局,翻译书籍,一八七五(光绪元)年,创行《万国公报》,中载世界之重要消息,以助华人明了国际上之大势,发行十五年后,由广学会续办。中日战后,林乐知编纂《中东战纪》,先后共成三编,风行一时;其内容则译录战争期内之公文,节录西报之记载,余为世界列国之消息与大事。其时《万国公报》之读者骤多,李提摩太之著作尤为时人所称,明达之士既与外人交接,渐悟华人之知识浅陋,其热心者采取外人言论及其个人感想,编著成书,以飨国人,郑观应之《盛世危言》,杞忧生之《盛世危言》等书,皆其明例。郑氏之书抄录李提摩太之时事论文多篇,教士之影响大著,张之洞于其所著之《劝学篇》,亦明承认。《马关条约》成立之年,李提摩太等入京,上奏民教相安之办法,谒见王公大臣陈说改革事宜,十月,负有盛名之学者康有为谒之,赠送其所编著之书,自称深信上帝之慈爱,世界之大同,请其与之合作,复兴中国。明日,康氏南下,其惛惛求见者,先读其文,而已受其影响也。李提摩太尽读康氏上奏朝廷之疏文,函告其妻曰:“余甚惊异,凡余从前所有之建议几尽归纳结晶,若惊奇之小指南针焉。吾人之目的相同,宜其亲来访谈。其书缺少者,则大同主义也。”会李提摩太在京,需用临时书记,康氏弟子梁启超闻之,自请充任,李提摩太以其负有文名,欣然同意。文廷式等与之交游,讨论变法。翁同龢亦迭见之,工部尚书孙家鼐方奉朝旨创设京师大学堂,说其出任总教习。李提摩太不许,而孙家鼐坚请不已。朝臣张荫桓、刚毅亦先后见之。明年二月,翁同龢亲来访谈,说其赞助强学书局。李提摩太出京,翁同龢、张荫桓各赠礼物。

朝臣学者之受教士影响,有倾向于改革者,其人多英哲有为之士,国内士大夫中之先知先觉也。而多数仍以中国政教之美,世无其匹,历史上唯有用夏变夷,未有用夷变夏者也。采用夷法,则非圣人之道,而变祖宗之法;非圣则为不道,变法则为不孝。其言原无历史上之根据,士大夫讲求功名,少读史籍,乃多不识汉后文化演进之陈迹,本于褊狭之情感,利用保守之心理,而以非圣不孝之大罪为前提,实则均为武断不合逻辑之推

论。张之洞时倾向于改革,著成《劝学篇》申言其主张。其最初《自序》,中云:“中国学术精微,纲常名教,以及经世大法,无不毕具,但取西人制造之长,补我不逮足矣。……其礼教政俗已不免于夷狄之陋,学术义理之微,则非彼所能梦见者矣。”其言全以中国固有之标准,评论外国政教之长短;关于外国知识,张氏原极浅陋,故有此说。其言足以代表时人之议论,唐才常痛论士大夫所受八股之害曰:“其柔者戢抱兔园册子,私相授受,夜半无人,一灯如豆,引吭长鸣,悲声四壁。……或语以汉祖唐宗不知何代人,叩以四史十三经,不知何等物。……其悍者则纂取圣经一二门面语,以文其野僂芜陋之胸,有若十六字心传,五百年道统,及纲常名教,忠孝节廉,尊中国,攘夷狄,与夫尧、舜、禹、汤、文武、周公、孔子道脉,填胸溢臆,摇笔即来,且噤噤然曰:‘圣人之道,不外乎是。’”此就极端顽固分子而言,其自好者则如《盛世危言》曰:“今之自命正人者,动以不谈洋务为高,见有讲求西学者,则斥之曰,名教罪人,士林败类。”其迂陋荒谬之思想,一则由于不愿变法,士大夫所受之教育偏于极端保守,已如前言,而又鉴于古代变法之失败,以为利不十不变法。天下古今之新法,固无有利而无弊者,信如其说,变法绝不可能。一则生于夷夏之别,凡仿自外国者,无论若何制度,能否富强国家,皆痛心嫉之。对于主张变法者,全以情感用事,妄发议论,造谣诋毁,无所不用其极。其人自今观之,实为绝物,而在当时,则为清流,政治上之势力颇为强大,不易一日破除也,徐桐则其明例。徐桐以道学自命,奉倭仁为师,官至内阁大学士,疾恶外人,其住宅邻近公使馆,出门即见洋楼,心不愿见,而以住宅利于科名,不肯迁让,乃另辟新门出入,绕道而行。其亲信门生严修后奏开考经济特科,恩师闻之,即不与之往来,大臣中之轻外仇外者,固非徐桐一人,而皆痛恶变法。徐桐竟谓“宁可亡国,不可变法”矣。方李提摩太之在北京,主张变法之官绅,创设强学书局,讲求时务,御史杨崇伊上疏奏请封禁,朝旨许之,其女李鸿章之媳也。于此环境之中,凡主变法者,必先推翻顽固者所持之理由,康有为第一次上书论之曰:

今论治者皆知其弊(指旧法而言),然以祖宗之法,莫之敢言变,岂不诚恭顺哉?未深思国家治败之故也。今之法例虽云承祖宗之旧,实皆六朝唐宋元明之弊政也。我之先帝抚有天下,不用满洲之法典,而制前明之遗制,不过因其俗而已。……当今世而主守旧法者,不独不通古今之治法,亦失列圣治世之意也。

其第二、三书亦以为言,及德强据胶州湾,康有为自广东北上,再论变法,其辩护之辞,较前尤为激昂。其言曰:

方今之病,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,处列国竞争之世,而行一统垂裳之法。此如已夏而衣重裘,涉水而乘高车,未有不病渴而沦胥者也。大学言日新又新,孟子称新子之国,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,然则三年之后,必改可知。夫物新则壮,旧则老,新则鲜,旧则腐,新则活,旧则板,新则通,旧则滞,物之理也。法既积久,弊必丛生,故无百年不变之法;况今兹之法,皆汉、唐、元、明之弊政,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?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,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?今托于祖宗之法,固已诬祖宗矣!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,今祖宗之地既不守,何有于祖宗之法乎?夫使能守祖宗之法,而不能守祖宗之地,与稍变祖宗之法,而能守祖宗之地,孰得,孰失,孰轻,孰重,殆不待辩矣。

其言深切时人之痼疾,足称明透淋漓。但为辩护之计,引用之书,不免杂有牵强曲解之处,张之洞时亦主张变法,其《劝学篇》论之颇详。其言曰:

夫不可变者,伦纪也,非法制也;圣道也,非器械也;心术也,非工艺也。请征之于经,穷则变,变通尽利,变通趣时,损益之道,与时偕

行,易义也。器非求旧唯新,尚书义也。学在四夷,春秋传义也。五帝不沿乐,三王不袭礼,礼时为大,礼义也。温故知新,三人必有我师,择善而从,论语义也。时措之宜,中庸义也。不耻不若人,何若人有?孟子义也。请征之于史,封建变郡县,辟举变科目,府兵变招募,车战变步骑,租庸调变两税,归余变活闰,篆籀变隶楷,竹帛变雕版,笏豆变陶器,粟布变银钱,何一是三代之旧乎?历朝变法最著者四事:赵武灵王变法习骑射,赵边以安。北魏孝文帝变法,尚文明,魏国以治,此变而得者也。商鞅变法,废孝弟仁义,秦先强而后促。王安石变法,专务剥民,宋因以致乱,此变而失者也。商王之失在残酷剥民,非不可变也,法非其法也。请征之本朝,关外用骑射,讨三藩用南怀仁大炮,乾隆中叶科场,表判改五策,岁贡以外,增优贡拔贡;嘉庆以后,绿营之外,创募勇;咸丰军兴以后,关税之外抽厘金;同治以后,长江设水师,新疆、吉林改郡县,变者多矣!即如轮船电线创设之始,訾议繁兴,此时欲废之,有不攘臂而争者乎?

张之洞等议论之激昂,可见守旧大臣之势力,其引用之经典,皆为偏于有利方面之证据。士大夫之倾向改革者,尚信外国政教,自中国传往者,如陈炽之徒。陈炽著有《庸书》。其言曰:“中国大乱(秦时),抱器者无所容,转徙而之西域,彼罗马列国,《汉书》之所谓大秦者,乃于秦汉之际,崛起于葱岭之西,得先王之绪余,而已足纵横四海矣。”又曰:

摩西者,墨翟之转音也,出埃及者,避秦之事也。是知爱人如己,即尚同兼爱之心也;七日拜天,即天志法仪之论也;衣衾简略,即节用节葬之规也;壁垒精坚,即备突备梯之指也。经说上下,为光学重学之宗,句读旁行,乃西语西文之祖。其天堂地狱一说,本于非命明鬼诸篇,乃窃释氏绪余,以震惊流俗,而充其无父之量,不惮自弃其宗亲。盖墨氏见距于圣门,转徙迁流而入西域,其抱器长往者,遂挟中

国之典章文物以俱行也。

陈氏不可思议之妙论，直为痴人说梦。梁启超辩护之方法，则以十九世纪欧洲盛行之制度，牵强合于中国古代之政教。其言三代之庠序学校，近于近代之大学，太王之咨问耆老，在今则为议会。其解释由于缺乏正确之观念，精深之研究，且欲缓和反对者之言论；事实上则古今之社会不同，各国之环境殊异，往往难于比较其制度之同异，得有真确之了解。其方法虽或成功于一时，而流弊则颇繁多，况普通文人之读古书，多无批评疑问之能力耶？其不良之影响，则以儒家之理想为事实，古代为黄金时代，反足以坚其顽固复古之心理，拒绝研究西方之学术，创造牵强附会之怪论，如王闿运以耶稣教之十字架为矩，矩即墨家之巨子，断定墨子为耶稣；历史教科书之作者，以周代共和之名，遂谓共和政体先于中国之类，结果反为学术界之阻力。康有为尤敢于议论，其所著之《新学伪经考》则言刘歆作古文伪经，而欲破坏历代神圣不可侵犯之传统学术。其《孔子改制考》，则论孔子与周秦诸子相同，罔不托古改制，其所称尧舜之盛德，乃其理想中之人物，六经为其改制创作之书，其胪列之证据，杂引伪书，虽不免于牵强附会，而分类说明，尚有见地。康氏之见解，以为外人信奉宗教，而中国庶民不知孔子之道，其教散漫力薄，乃推崇孔子，谓其创教，比之耶稣，而欲国人信奉。其说原受耶稣教之影响，自时人观之，则为奇异之至，宜其反对也。

少数主张改革之志士，其志可嘉，其心良苦，其动机则鉴于外势之日逼，非变法无以立国于世界也。一八九五年，《马关条约》成立，康有为第三次上书，内称“经此创巨痛深之祸，必当为卧薪尝胆之谋，今朝野上下震动感愤。……今议成将弥月矣，进士从礼官来，窃见上下熙熙，苟幸无事，具文粉饰，复庆太平；又闻贵近之论，以为和议成后，可十数年无患，保持禄位，从容如故也。”又曰：“向者屡经败创，而诸臣苟安目前，遂致战败之祸，而今民心解散，祸在旦夕，再借和款以求一时之安，则亡无日矣。”后德

强据胶州湾,康有为上书,详论亡国之祸,言尤动人。其言曰:“蚁穴溃堤,衅不在大。职恐自尔之后,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,而不可得矣。后此数年,中智以下,逆料而知,必无解免。然其他事,职犹可先言之,若变辱非常,则不惟辍简而不忍著诸篇,抑且泣血而不能出诸口,处小朝廷而求活,则胡铨所羞,待焚京邑而忧惶,则董遇所鄙。此则职中夜屑涕,仰天痛哭,而不能已于言者也。……亚洲旧国,近数年间岁有剪灭,近且殆尽,何不取鉴之?祸起旦夕,毕命尽丧,而谓可延年载,老人可免,此又掩耳盗铃,至愚自欺之术也。譬巨室失火,不操水呼救,而幸火未至,入室窃宝,屋烬身焚,同归于尽而已。故职窃谓诸臣即不为忠君爱国计,亦当自为身谋也。皇上远观晋宋,近考突厥(土耳其),上承宗庙,孝事皇太后,即不为天下计,独不计及宋世谢后签名降表,徽钦移徙五国之事耶?近者诸臣泄泄,言路钳口,且默窥朝旨,一切讳言。及事一来,相与惶恐,至于主辱臣死,虽粉身灰骨,天下去矣,何补于事?不早图内治,而十数王大臣俯首于外交,岂惟束手,徒增耻辱而已!不豫修于平时,一旦临警,张皇而求情,岂能弥缝,徒增赔割而已。故胶警之来,不在今日之难于对付,而在向者之不发愤自强也。”其言杂有牵强之推论,而在当时,读之足以令人心悸。康氏在京,创立保国会,其演说辞亦多类此。张之洞总括其《劝学篇》之大意曰五知:一知耻,耻不如日本,耻不如土耳其,耻不如暹罗,耻不如古巴。二知惧,惧为越南、缅甸、朝鲜,惧为埃及,惧为波兰。三知变,不变其法,不能变器。四知要,中学考古非要,致用为要,西学亦有别,西艺非要,西政为要。五知本,在海外不忘国,见异俗不忘亲,多智巧不忘圣。就上五知而言,一二言外患之逼,三四论变法之方针,五言不可忘本,保存旧有之道德;其欲变法者,亦为对外。其传诵于时之名言曰: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可见其思想之一斑。综之主张变法之志士,皆偏于政治方面,意欲利用政法上之威权,改革一切之积弊,欲其计划之能行,则上有明君,下有贤臣,同心协力,勇猛进行,可于短促期内,大见功效。顾其根基浅薄,处于政治不安之时,偶一不慎,大祸即至。至于君主之大权,国会之召集,民

权之保障,初未明白提及,其希望之政府,则开明专制也。

识者倡言变法,其尤坚持不挠而欲速成者,康有为也。康有为生于一八五八(咸丰八)年,世居广东之南海县,家为其地之名族;有弟一人,其父早世。康有为初受教于大父,天质聪明,善于属文,年长就学于粤中名儒朱次琦,一八七九(光绪五)年,以论学与之不合,独学于白云洞,读书颇勤。其门人梁启超称其尽读中国之书,其言浮夸失实,虽不足信,而康氏或已读尽县中能得之书。顾其读书较多,识见较广,志气激昂,议论纵横,不为八股所拘,应试不售。一八八二(光绪八)年,康氏入京赴顺天乡试,下第而归。其往游京师也,道出香港、上海,羨其市政之清明,建筑之宏美,街市之清洁,凡百事业,井井有条,而所谓首善之区,尚不如外国海外经营之地,乃信外人并非野蛮之国,购读广学会及上海机器局刊行之书,益知世界之大势;一八八八(光绪十二)年,再应顺天乡试,不售;会有皇陵山谷地坍之变,发愤上书,详论天灾示惊,国势危蹙,及时变法,建议三端曰:“变成法,通下情,慎左右而已。”康氏时为生员,以诗文干谒大臣,陈说变法,大为同乡京官许应骙等所恶;其书呈于国子监,长官以其有谗言中于左右等语,恐获重罪,不肯代递,移至都察院,院亦不纳,实则书中所言者,均为老生常谈,无足称异,而国子监、都察院竟不敢递。康氏初以出门,途遇杀人不吉,徘徊不定,终则决定冒死上奏,于此可见朝廷忌讳之多,朝臣不足有为矣。书未上递,康氏大失所望,愤极无聊,作《广艺舟双楫》以自娱,序中尚有“似人而非”之句,后二年,漫游南归,讲学于广州长兴学舍,教授弟子,梁启超等从而游焉,明年,著成《新学伪经考》,俄往广西桂林讲学,颇负时望,一八九三(光绪十九)年,始领乡荐。梁启超先之考得举人。康氏名望日隆,而忌者益多,一八九四年,言官余联沅等劾其惑世诬民,非圣无法,同于少正卯,圣世不容,赖友营救,毁《新学伪经考》版,始已。其年,康氏著成《孔子改制考》,明年偕其弟子梁启超入京应试,会《马关条约》成立,闻而大愤,与梁启超等集合十八省之应试举人一千余人,拟上公呈,奏请拒和、迁都、练兵、变法,属稿已定,而《和约》批准,其先

署名者感受朝臣之指示,惮于生事,遂谓成事不说,书未得递。康氏取其书中言变法者,加以引申,复成一书,五月,于都察院投递,院以上闻。书言富国、养民、教士、练兵。其富国之法凡六,曰钞法,曰铁路,曰机器轮船,曰开矿,曰铸银,曰邮政。其养民之法,一曰务农,二曰劝工,三曰惠商,四曰恤穷。其论教士,则明理广智。其论练兵,则汰冗兵,合营勇,起民兵,练旗民,募新兵,设军校。所言多切当时之需要,吾人今日考其实际,仍有讨论之余地;例如钞法不善利用,将即病民,铸银为整理币制之要政,开矿殊难预料其成功,三者均不足以富民。铁路、轮船、邮局为交通之命脉,票价不宜昂贵,政府更不应作为国库之收入。其论养民诸端,不过抽象之文句,未有切实妥善之办法,而在当时已为不可多得之书。光绪得之,意初犹豫,后诏朝臣疆吏奏复。康有为自谓前书所陈未能详举节目,再行斟酌情势,草成一书,论其缓急先后之序,其时康氏应殿试后,官授工部主事。初康有为人京应顺天乡试,而以狂言落选;及至会试,文颇慎重。徐桐时任考官,恶其非圣变法,谋欲使之下第,而康氏之文大异于前,读之引为卫道之同志,封发,乃康有为也。其所摈弃之试卷,以为康有为所作者,实梁启超之文也。及至殿试,为李文田所抑,不得入翰林院,官授主事。康氏深为失望,至是,呈其书于工部堂官,请其转奏,堂官不许,移之他署,亦不递,遂欲返粤。其友陈炽、沈曾植阻之,陈炽曾著《庸书》,有名于时,沈曾植为浙江学者,久官于京,均主变法,表同情于康氏者也。翁同龢亦劝之留京,会徐桐党羽谋欲弹劾,乃劝之行。十月,康氏于见李提摩太之次日,即行南下。

中日战后,明达时务之学者倡言变法,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议创强学书局,鼓吹改革,激励士气。康有为、梁启超在京会试,加入活动,创行公报,分送贵人朝士,凡二千份,会员凡数十人,孙家鼐、袁世凯与焉。翁同龢亦表同情,英美人士有列名会员者。朝臣远鉴前代朋党之祸,近视秘密社会之扰乱,及政府严禁会党之法令,初欲避去会名,而以他字代之。梁启超则称其师康有为独持不可,意欲破除数百年之网罗,而开后世之途

径,其言不免浮夸,官书固以强学书局称之。会员每十日开会一次,有人演说。据梁启超言,其拟办之事凡五:(一)译东西文书籍,(二)刊布新报,(三)开大图书馆,(四)设博物仪器院,(五)建立政治学校。疆吏张之洞闻而善之,捐款五千两作为会费,及康有为南下,谒见张之洞,商设强学分会于上海。张氏与之论学不合,又以门户之见,竟不欲助之,康氏仍力进行,分会终能成立。自今观之,强学书局之性质,同于政治学会,原无若何政治上之重要,而御史杨崇伊奏言私立会党,将开处士横议之风,请旨查封。光绪下诏查禁,其原因固由于守旧大臣之反对,而中国政治且为极端专制之表现也。大臣对于皇帝,士庶对于官吏,唯应服从,遵守其命。其上者向少考虑治于人者之意见,唯以威权恫吓而已。民间从无言论之自由,逐渐养成治人者之胸襟狭隘,对于批评建议,无论其性质若何,莫不为之不安,而以恶意相视。其造成者,一部分殆由于理学不良之影响,而患求全责备也。强学书局被封,其在北京距开办之时,只有四月,上海分会,仅有月余。翁同龢于其日记深表失望,会御史胡孚宸奏请解禁,朝命总署复奏。总署奏请官办书局,每月给银一千两;朝旨许之,派孙家鼐主持,其目的则欲翻译书籍也。其前会员乃别谋活动,上海分会初得张之洞捐款一千五百两,及其被封,尚余一千二百两。至是,黄遵宪以之创办时务报馆,捐款一千元,招梁启超主撰时论,进士汪康年经理。黄遵宪初为驻日使馆职员,改任领事,政府调为驻德公使,而德外部不肯接待,盖其久在外国,不易听命故也。黄氏在外深受刺激,久愿中国变法自强,又与康梁同乡,颇相接近。九月《时务报》出版,每旬一册,凡二十余页。梁氏善于属文,其文畅达明白,自为一体,内容虽少丰富之材料,精深之思想,然其善于张皇附会,极文字铺张之技能,普通读者往往为之神动,而最适宜于宣传。康有为之弟子更办《知新报》于澳门。一八九七年,黄遵宪授湘南按察使职,其巡抚陈宝箴热心于改革,创办时务学堂,招收学生一百二十人,延请梁启超为总教习。梁氏入湘讲学,倡言变法自由,湘绅大哗,而陈宝箴坚持如故,时当中国战败屈服之后,勇于进取之少年文人多有变法